

## 雕胡饭

史良高

碧波万顷的白荡湖，在奶奶家门前画了个硕大无垠的圆，留下了泱泱一湖的莲、菱、鸡头菜、心叶荷与密密匝匝的茭草，当然，还有一湖的鱼虾螃蟹，一湖的野鸭大雁。

湖畔人家几乎每天都要下湖。多半是凌晨摸黑起床，姑娘小媳妇们驾着一叶叶轻舟，驶向湖水深处，静静地采菱角，静静地摘菱菜，静静地割鸡头果、鸡头菜……待到东方既白，她们又要将刚刚从湖里捞出来的那些水灵灵的东西，挑到集市，卖一个好价钱。他们也打荷叶，不是如伞如盖的高杆，是那种漂浮水面的田田莲叶，一匹一匹地摘了，整整齐齐地堆放船舱，整整齐齐地放在湖岸上晒，傍晚时分收叠起来捆实，再卖给镇上的店铺包装糖盐糕饼。

村里人也吃茭苗，但极少。偶尔，顺手捋一点磨成紫红色的齏粉，用来做成粑粑，哄哄稚童。茭苗那东西捋起来困难，捋回来先要用石碓舂除皮壳，然后晒干，再用石磨磨成粉。茭苗性子硬，吃进胃里难以消化。湖里那一丛丛茭草，青嫩的时候，掰下来取新鲜嫩黄的芯子，村里人谓之“茭儿菜”，用来炒肉丝，炒辣椒，炒鸡蛋，是一盘难得的佳肴。盛夏长得蓬蓬密密的时候，它的茭瓜不如池塘栽种的白嫩好吃，很柴，所以无人问津。待到长成一湖的茭苗籽实，那便成了野鸭大雁每天的豪华盛宴。

祖父、叔祖与叔叔喜欢拿茭苗钓鱼。他们从城里回来了，没有下酒菜，就划着小驳船去湖里。先是采莲采菱，嫩嫩的莲子和菱角米用来炒蛋，割几根鸡头菜炒青椒，再摘一篮菱角菜就够了。还缺什么呢？鱼啊！鱼竿就是床上的帐竿，鱼线就是结网的尼龙线，鱼浮就是大蒜杆，鱼钩是拿缝衣针在煤油灯上现弯的。先捋一粒茭苗穿到鱼钩上，再拿竹篙在水里拍打几下发个通知，

随手捋一把茭苗撒进水里，不一会，鱼们就成群结队地来了。刚下鱼钩，就有一条火烧鳊咬钩。不一会工夫，船舱里就蹦蹦哒哒好几条。夕阳西下，我们荡着双桨回去了。他们说一次不能钓多，吃鱼得讲究新鲜，现钓现吃。

那年粮站没有粮食供应，母亲差我去奶奶家。其时，奶奶也饿得浮头肿脸，可她还是颠着一双金莲，领我下湖了。满湖空空荡荡，菱角、菱菜、心叶荷、鸡头果和那饱满的莲蓬仿佛一下子从地球上消失。奶奶将小船划向没过头顶的茭草，寻寻觅觅，终于发现那箭杆上一串串籽粒饱满泛着紫红色的东西，兴奋得一跃而起，伸手轻轻捋下。那个夏日的午后，我跟着奶奶一起穿行在十分闷热拥挤不堪的茭草丛里，从船头跑到船尾，又从船尾奔向船头，直捋得心花怒放。天黑时分，船舱里竟有了不小的收获。当晚，奶奶用石碓舂了一点茭苗，煮成饭。那是怎样的米饭啊，掀开锅盖，眼前繁星点点，粒粒如珠似玉，一片灿烂瑰丽。吃进嘴里，虽然柔韧难嚼，甚至有些费力，但齿颊间，有一股奇异的清香萦绕。我大快朵颐风卷残云，奶奶在一口口慢嚼细咽时，我的碗中已颗粒不剩。

多少年后，我端坐在安庆师院红楼的课堂上，捧读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，方知诗仙太白“月光明素盘”“三谢不能餐”的“雕胡饭”，竟是那晚我在奶奶家吃的茭苗饭。在图书馆，我最终在清代文学家顾景星的《野菜赞》里，找到了蛛丝马迹：“茭苗，吴越秋种者良，生水中。苗白，充蔬，米可炊饭，是曰雕菰。”可在我的家乡，把茭白称为茭瓜，把孕育茭瓜的草叫茭草，把茭草的籽实叫茭苗。年年月月，我的父老乡亲只知道割茭草做柴，拔茭瓜做菜，让珍贵的“雕胡”去喂养一湖的水鸟、野鸭、大雁和幸福的鱼们，实在有点奢侈。



勤 吴孟 摄

## 小欢喜

陈小娟

刚进饭店，看到桌上一袋油条，黄喷喷的，诱人食欲。老板娘是熟悉的人，她忙把一大袋拎过来，让我挑。我捡了一根，撕下一小半，其它归还袋子里。老板娘面有喜色，说是儿媳妇早上送来的，太多了。我连忙道谢。

因为忽然想吃鱼，又不想动手，只有来老地方解馋了。端上来的鱼，咸了一点，但面相还行，似乎蚕豆酱匀多了一点。虽没有想象的清淡，但也有另一种风味。老板听说咸了，说不如加一盘蔬菜，我说吃不了。老板说，送你也不要？我说，送也不要，浪费不是好习惯。相视莞尔。吃了半根油条，已经半饱了，剩下的鱼打包带走，加一盒饭，晚上炒一份蔬菜，又是一餐。她们看着我微笑着说，小日子，就这样过。是的，我们一家人，住三个地方，都这样过呢，只不过他们吃的可能是学生食堂或职工食堂的大锅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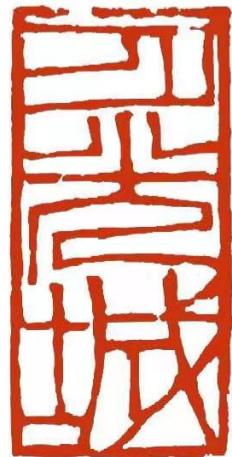
回家，忽然发现楼梯道墙壁上有自己清晰的影子，原来室外阳光明媚，对面人家阳台上的玻璃，正对着我家的楼梯口，照出每一个进出的人像。惊讶一下，想拍下来，却是拍不出此时心里微微的小触动。我立在这里，像个孩子一样，左看看，右看看，看侧面，看正面，在“镜子”前玩了几分钟。

公交车路牌下有人等车。日头今天有点猛。那人把外衣脱下搭在脑袋上。忽然发现我也是同款的“伞”，对我笑笑。我回以一笑。再看着她，身材婀娜，面容姣好，不得不承认，青春是一副用不完的最好的化妆品。

从小到大没有养成时时保护的皮肤，知道皮肤的重要性时，已经是“饱经”日晒雨淋了，不过也无所谓。曾看过精致的艺术品，也看过无懈可击的脸，它们多么美好。现实中千里挑一的容颜才是难得，正如孩儿脸。

偶尔看看卖房的朋友最近在攻占哪个高地，看看卖衣的朋友换了哪些款式，看卖花的、美发美容美甲美容美体健身的，他们在努力让周围的人更美丽更有魅力，他们用力的样子也很美好。

我在阳台上养了几盆花，说是去甲醛，不如说是养养眼。隔壁邻居家的门口有一盆栀子花，长得挺好的，就是感觉有点缺水，我顺便也给它洒一点水。栀子花开，香气袭人，她大概没有想到是我洒下的水吧。



## 春潮明净

朱湘平

初春，强劲的东北风扫荡着大地，冰凉的雨时而夹着雪花，飘来飘去，空气湿漉漉的。乡间泥土也是水滋滋的，草上挂着欲滴的水珠。云层低空，广袤的田野里一片寂静，只有零星鸟儿孤零零地觅食。

在立春和雨水两个节气之间，断崖式的昼夜温差，加快了望春花破枝而出的节奏，白色的花朵迫不急待地冲破衣壳。花是洁白的，白得纯洁，远远望去，在群山的灰蒙中银光闪耀。虽然望春花的树根边还留着残雪和尚未融化的冰块，透着一股寒气，但枝头的望春花如同白色绸缎，散发出温润的气息。

春节假期其实早已结束，城里开始又一年的忙碌，但乡下还没从欢乐的气氛中回过神，马路边、庭户前停了许多挂着外地牌照的车辆，集镇出现了交通拥堵，在外地忙碌一年的人沿袭尚存的乡土人情，走亲串友，脸上洋溢着饭后茶余的红晕。

风刮在脸上似剪刀划过。柳树斑驳沧桑的枝干上，一缕缕枝条被寒风裁剪出一根根新枝，摇曳的柳枝如怀春的少女甩动的头发，新生的绿叶如杯中新茶，清新碧绿。单看一棵，如青春少女垂首敛眉，身姿轻摇；再看一排，低垂的柳枝像是一群轻装淡抹的女子，扭动着身姿。柳枝是风的影子。蒙蒙的绿，是绿色的风，有形的风，也是凝固的风。

到了惊蛰，雷声由远渐近，携着闪电，把冬眠的动植物催醒了。桃花红，李花白，黄莺鸣

叫，燕子飞回。江南春风暖，融融翠野开启春耕。

花为容，鸟为声，水为幕，山为景，山野披上绿装，山谷回荡轰鸣。雨水增多，弯曲的河流逐渐宽展，平整的河床上长出一片绿色的青草。成群的人结伴来到河堤上，宠物撒欢，孩子奔跑，女人弯腰摘野菜，缤纷如花的衣裳，镶嵌在绿色之中。

油菜花阳光照耀下怒放，释放浓烈芳香。炫目的金黄，简洁，明亮。广袤的田野，山坡、河岸，层层叠叠，叠叠层层，大地铺满黄金甲。

在南方，春季也是雨季。风是搬运工，把云从远处源源不断往这里推送，云层到了这里就像是到站，停止了，雨水像旋转水车不停地倾泄。刚出枝头的鲜活的、灵动的花蕊从枝丫的襁褓拱出来。阳光是花的情人，花在它的怀抱里尽显妩媚，尽情绽放。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花逢阳光更娇艳。

雨在不停地下。天空中，云的堆积没有减弱，相反却在不断地叠加。大自然有着自己的法则：它给予的，不是白白送，而是要索回的，春天的雨水集中，到了秋季就有可能干旱，晴空万里，没了风的搬运，没了云的堆积，大地被阳光烤焦，积了一层层的灰尘，树叶卷了起来。没有雨水的滋润，生长失去动力，生命的能源也在枯竭。

这和人生何其相似。许多光阴白白流逝之后，终才明白，生命中有些经历是必不可缺的，好也罢，坏也罢，途经的路，都是一个驿站，多一份阅历，就会多一份淡定，多几分豁达、从容。